13500多名舟山去台老兵，这是承载着坎坷命运与沉重乡愁的一个群体，历经大半个世纪，如今他们正成为逐渐消逝的一段记忆——

潮声渐远唤归舟

□记者　徐洲　虞仁珂



1 那个夜晚，海上的枪声

码头上有薄雾。

1982年8月，舟山沈家门码头。一艘自香港辗转归来的轮船靠岸，一位中年男子踉跄着冲下舷梯，没走几步，膝盖先于身体跪在了地上。岸边，一位白发老妇早在船还没靠稳时就迎了过来，伸出手去，像要确认这是不是梦里的人。他对着白发老妇喊了一声“姆妈”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。

这一年，他四十六岁。离他十四岁那年在岱山放学路上被人强行押上船远赴台湾，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。他叫姜思章，是一位去台老兵。

此后，又过了四十四年，老母亲早已去世。今年4月7日，九十岁的姜思章再一次回到舟山祭祖。浙江海洋大学副教授陈玲赶到酒店看他。老人坐在床边，缓缓抬起头，沉默了半晌，说出一句让她心里一沉的话：“这恐怕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。”

这样的告别，对于关注这群舟山去台老兵的陈玲来说不是第一次经历。就在两年前，另一位去台老兵潘瑞泰在与她视频通话的第二天便离世；去台老兵王林华的手机号，再次拨打时，已换了新主人。这个承载着坎坷命运与沉重乡愁的群体，正在集体谢幕。

1950年5月，舟山。夜色里，干礁西码头上挤满了被强征来的青壮年。那一天，仍在读初一的姜思章在放学归家的路上被拦下、强行押上了船。船起航前，绝望的人群开始往海里跳，国民党士兵就往海里开枪。枪声停歇后，海面上“跳海的人像死狗死猫一样上下起伏”。

身后，传来不少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喊：“早点回来啊……”船开了，那五个字，此后牢牢印在他脑海里。

定海区政协编纂的《定海旅台人物录》还原了那一夜：大量青壮年是被强迫从军的。在定海区档案馆，记者查阅了已数字化的登记记录。屏幕上，一页页发黄的纸页扫描件徐徐展开，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是一个个家庭破碎的裂口。当“姜思章，14岁，岱山”那一行映入眼帘时，记者的指尖悬在档案上方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
一万三千五百余名舟山青壮年，就这样被带往海峡对岸。他们成为数十万去台人员中命运最坎坷、乡愁也最沉重的一个群体。

2 跨越海峡，一百六十余封家书

赴台后的头半年，姜思章没有任何办法联系家里。直到家人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，他才辗转通过一位转信人，向舟山寄出了第一封报平安的信。

信能走，人却走不了。这一等，又是许多年。直到1978年，他才终于借道香港，把一封真正的家书寄回了舟山。

不久，回信来了。父亲在信里告诉他家中近况：“大舅舅七十六岁，有孙子了，小舅舅已亡二十年左右。”得知他已成家，父亲只叮嘱四个字——“敬友孝亲”。字字克制，没有一个“想”字。

姜思章随信往家里寄钱。舟山的亲人反复回信拦他：“你幼少出门，受苦受难三十年，再用你的钱，如何讲得出道理。”又说：“爸爸妈妈非常惦念，请多来信。”“如有困难，再告知你。”留存的家书里，字句平淡，字缝中却全是心疼与体谅。

一封封带着体温的信，跨越海峡，成了一个又一个离散家庭唯一的情感纽带。

从1978年到2007年，姜思章把家人寄来的信一封封细心收着，攒下了一百六十余封，直至父母过世。他把它们收在同一只盒子里，纸页边角起了毛，折痕处磨得发白，却舍不得动一页。信里那些看似寻常的家常字句：家中的几亩地、年夜饭母亲做的那道咸畜大黄鱼、舅舅孙子的名字，隔着海峡，竟成了两代人之间最奢侈的团圆。

3 “我要回家”，那道缝隙终于开了

信寄到了，人还回不来。真正的归途，要再等上好几年。

1987年，姜思章与何文德等一众老兵，自发成立了“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”。他们撰写传单《我们已沉默了40年》，上面写道：“难道我们没有父母？我们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，如果是生，就回去献上一杯茶，如果是死，就回去献上一炷香。”

老兵们走上街头，身着印有“想家”两个字的白衬衫，高举“我们要回家”的标语（见图一）。姜思章对着人群喊：“我哪里是台湾人，我是舟山人啊！”有人嘶声喊：“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，死也要回大陆！不达目的，死不罢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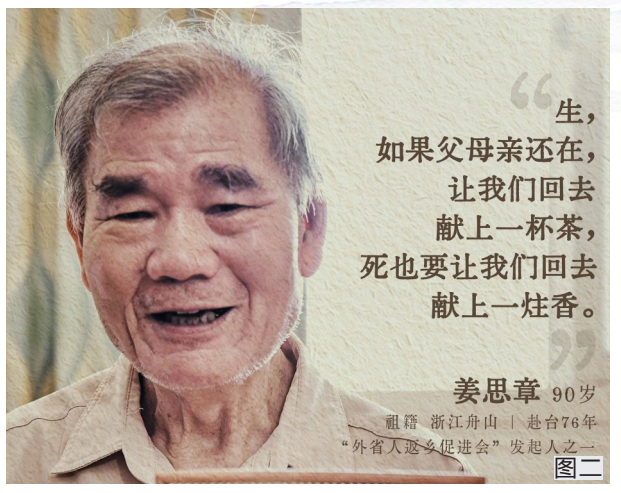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

同年10月，台湾当局开放探亲。一个月后，第一批去台老兵踏上了返乡的路。那道隔绝两岸的壁垒，就这样被一群白发苍苍的人，用一句句“我要回家”，硬是开了一道缝。

然而“回家”这两个字，对太多老兵而言，终究迟到了太久。

普陀六横人顾佳凤记得儿时的一幕：在六横老家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陌生老人，她看见爷爷和那个老人抱在一起痛哭。她不明白，老人不是亲戚，为什么要哭。长大些她才知道，那是爷爷小时候的玩伴，儿时被抓壮丁去了台湾，等回到家乡，亲人早已不在。这颗种子在心里埋了很多年。2017年，她接手了纪录电影《日暮归乡》的拍摄，把镜头对准六位大陆去台老兵，其中就有舟山人姜思章（见图二）。她说：“这段历史应该被记住。”



图二

对舟山观众而言，这部影片意义格外特殊——作为当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撤退的最后据点，不少舟山家族都有人被逼迫去台湾。影片选角时做过残酷的取舍：老人必须能清晰表达。有一位去台老兵第一次采访过后，隔半年再去，已经因阿尔茨海默症不认得你是谁。上映之前，六位老兵中已有三位相继离世。纪录片克制煽情，只让真实自己说话。姜思章回岱山的那段没有影像资料，团队用沙画来呈现——船快到舟山时，母亲已在码头等候，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船，跪倒在母亲面前。

另一位老兵高秉涵，从1990年起义务把去台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老家，至今已护送了一百五十多个骨灰坛。在海峡这头，亲人也从未停止寻找。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、记不清许多事的老人，听到女儿说“有舟山来的人”，竟脱口而出三个字——“登步岛”。

4 “姆妈做的蟹糊，还能吃到吗？”

抢救这段记忆的人里，最急的是陈玲。她的研究始于一个“私人伤口”：她的外婆有两个亲人被带去台湾。“他俩以及亲人们含着泪水的诉说，成就了我20多年前对‘去台老兵’的全部印象。”

2007年，陈玲开始系统记录定居舟山的老兵。她很快发现，记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遗忘的速度。“时间紧迫。”她说。2009年3月，她申请赴台访学，在全岛寻找线索。“其间状况频发，那种艰难和压力，我曾一度崩溃至绝望。”在台半年，她白天访谈，晚上整理，很多次都是哭着睡去。崩溃不是因为劳累，“而是你清醒地知道，你记录的速度，永远追不上他们遗忘和离开的速度。这是一场注定的败仗。”

在台东，她找到一位舟山去台老兵。老人坐在藤椅上，目光浑浊。陈玲问起“小时候最爱吃什么”，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，喃喃地说：“蟹糊……我姆妈做的蟹糊。那味道，我梦里都在想。蟹糊可真好吃啊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轻轻补了一句：“我还能吃到吗？”

陈玲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。“那一刻我明白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争夺的不是冰冷的历史碎片，是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被冲散的‘家’的坐标。他们可以忘记全世界，但必须记得这个。”

自那天起，陈玲的访谈提纲里，永远多了第一个问题：“您还记得小时候最爱吃什么？”

在舟山，陈玲记录了一次访谈，这名去台老兵大部分时间望着窗外。问起“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”，老人喃喃地说：“小时候，赶海。”随后又是长久的沉默。陈玲不再追问，只是等待。

她出版了9部著作。但她的统计数字每次更新，都伴随着“讣告”——又一批讲述者永远沉默了。当年一万三千五百余去台老兵中，辗转回舟山定居的有一千三百多人，如今仅存两百余人，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变小。

口述史研究的“黄金窗口期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关闭。陈玲算过一笔账：如果现在不做系统性记录，五年后，这段历史将进入“后见证时代”——只剩下后人的二手记忆，而记忆是会变形、模糊甚至消失的。

“我们撞上的不是一扇正在关闭的窗，”陈玲说，“是已经关到只剩一条缝了。”

5 只要“记忆盒子”还在，必有回响

那扇窗，还透着光。

2007年，《定海旅台人物录》出版，收录近七千位去台人士的信息，成为无数寻亲故事的关键线索。2010年，全国首家去台老兵史料馆在舟山落成；2022年，新馆在定海区干礁镇龙潭街复馆，十几位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花了两年时间，走访老兵、搜集史料。

年轻人在接力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的苗莉欣老师，带着一支以“00后”为主体的“拾忆寻根·同心共圆”实践团，对六位老兵及其后人开展口述记录，留下五万余字实录、六段影像，2025年获浙江省“挑战杯”红色专项赛金奖。团员徐璐雅跟老人访谈，九十分钟里对方只答全了七个问题，其余时间都在沉默或重复。她说：“我们要学会的不仅是提问，更是等待。”

在《日暮归乡》影片制作后期，顾佳凤说，团队里没有人还抱着要出成绩的私心。“哪怕多一个人看到这段历史，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。这部影片存在和上映的意义，已经超过了电影本身。”

寻亲仍在继续。2024年8月，一位台湾女生“竹竹”为曾祖父袁德全寻亲，通过《定海旅台人物录》在定海区马岙街道找到了亲人。今年3月，定海区文化馆推出“终返桑梓”摄影展，摄影师杨君平镜头下的二十位去台老兵，以巨幅肖像呈现。一位九十岁的老人站在自己的照片前，照片里他穿着中山装，神情平静。他拄着拐杖，背微微驼着。他指了指老家的方向：“想再回去看看，走不动了。”


图为陈玲（左）访问去台老兵姜思章时的合影

照片拍下来了，声音录下来了。近年来，去台老兵的口述故事被搬进青少年教育的课堂。他们留下的，不只是档案柜里的名字，还有一座岛屿与另一座岛屿之间，那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。

姜思章跪在母亲面前的那个清晨，码头上的雾终究散了。而更多去台老兵没能等到雾散，他们永远地留在海峡那头，留在一句“我还能吃到姆妈做的蟹糊吗”的轻声追问里。

时光为舟，渡我归乡。舟渐行渐远，潮声渐次退去，但在潮水完全退去之前，总有人俯下身，把最后的声音、定格的影像、颤抖的字迹，连同那一缕乡愁，一并拾起，装进一个名为“记忆”的盒子里。

陈玲和更多关注这群去台老兵的人坚信，只要“记忆盒子”还在，海峡两岸的潮声，就必有回响。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